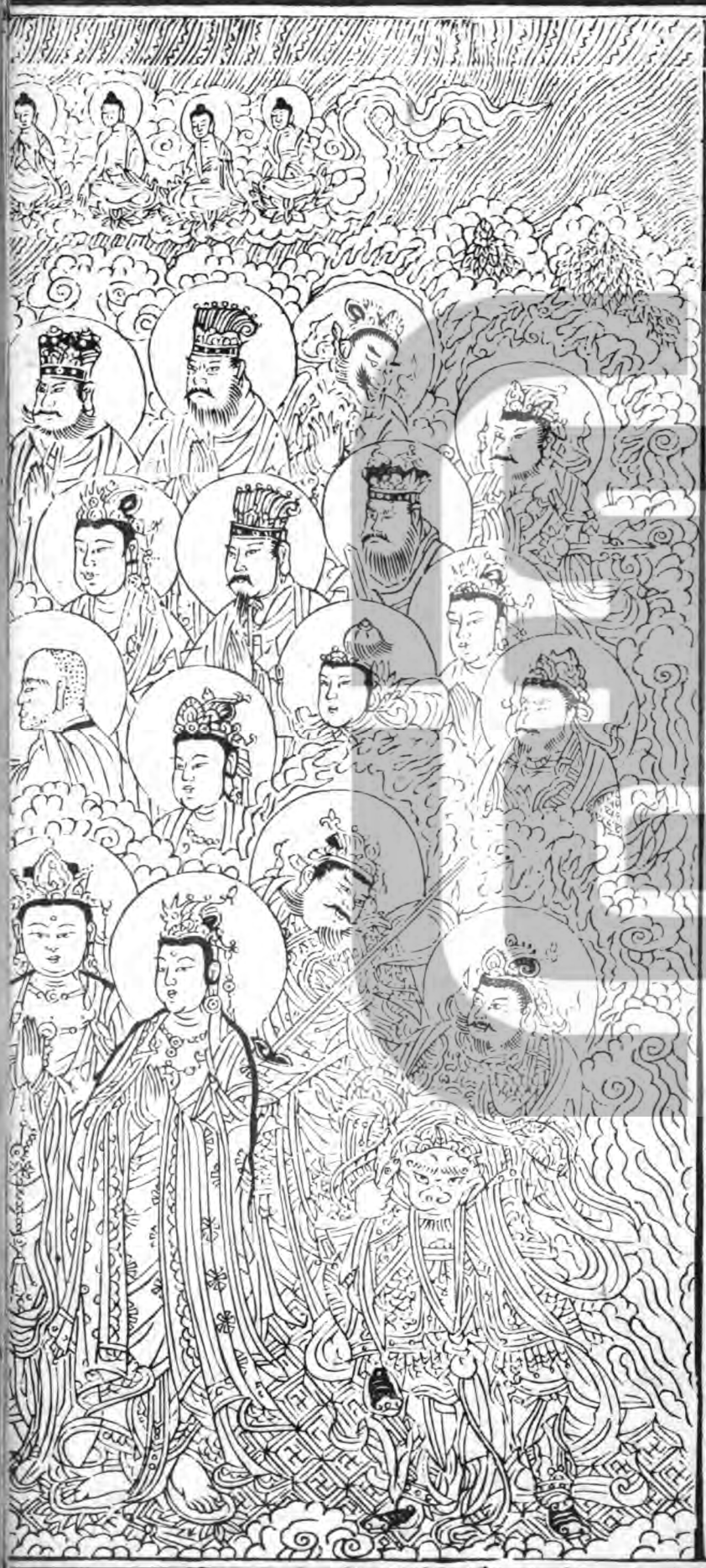


高僧傳卷第一

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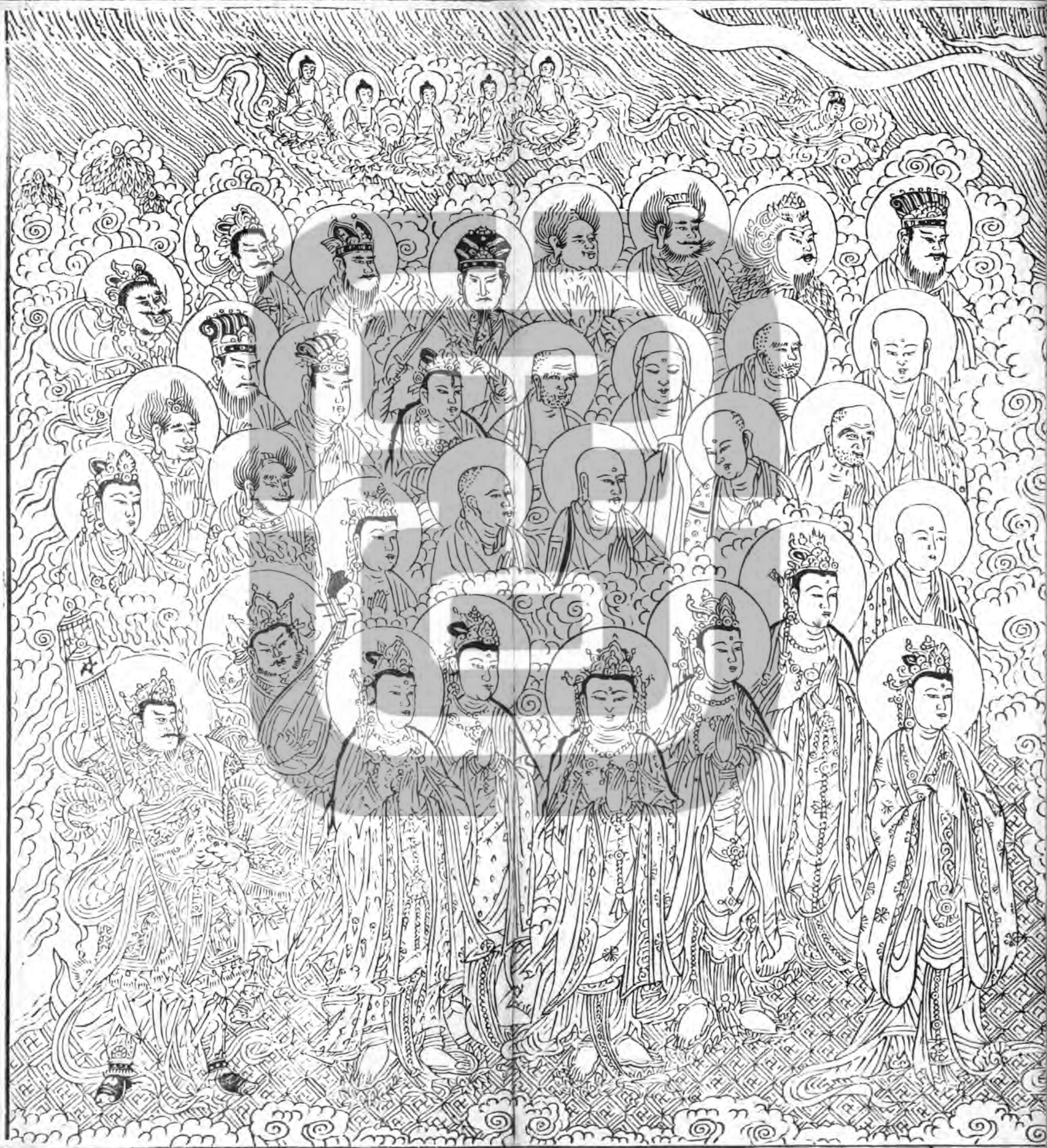
伊



御製

天清地寧
風雨調均
烽警不作
化醇俗厚
外順內安
普際光明
大正統五
年十一月
十
俱登正覺
陰陽和順
百穀常豐
禮教興行
一人皆慈
一統熙皞
既往未來
九幽六道
子孝臣忠
萬類咸暢
七政明朗





高僧傳并序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伊一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
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
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
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
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益斯蓋漸
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爲訓也
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
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三諦

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
方亦猶群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
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
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爲大利益而以淨穢異
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
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
旣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徃徃而至或
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
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曆彌遠世踐六代年
將五百此土桑門舍章秀發群英間出迭有

其人衆家記錄叙載各異沙門法濟偏叙高
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
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論傳而辭
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
未見其歸宗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
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悛益部寺記沙
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
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叙其
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踈闕齊竟陵文宣王
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旣三寶共叙

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琅琊王巾所
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
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郗景
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
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
善不及餘行逮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
贊之下過相揄揚或叙事之中空引辭費求
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
而抗迹之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
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

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
遇覽群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
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曆地理雜篇
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
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
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
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爲十
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
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
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

勲或踰越沙險汎漾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
弘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
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
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贊毗
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
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
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
四依功在三業故爲群經之所稱美衆聖之
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榷取捨皆列諸贊
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恒體始標大

意猶類前序未辯時人事同後儀若聞施前
後如謂煩雜故總布一科之末通稱爲論其
轉讀宣唱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
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
製用超絕及有一分通感乃編之傳末如或
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衆記今
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
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贅或德不及稱
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爲十三卷并
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

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高僧傳卷第一

譯經上

攝摩騰一

竺法蘭二

安清三

支樓迦識四

曇柯迦羅五

康僧會六

維祇難七

竺曇摩羅刹八

帛遠九

帛尸梨蜜十

僧伽跋澄十一

曇摩難提十二

僧伽提婆十三

竺佛念十四

曇摩耶舍十五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

遊化為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

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為地

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為益

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

顯譽遠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
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臣
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
帝以爲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
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
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
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
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
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
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

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
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
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
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
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
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
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
間行而至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
言愔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

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
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
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
始也惜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
梅檀像師第四作旣至雒陽明帝卽令畫工
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
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
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人後法蘭旣至衆
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
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衆蘭後卒於雒陽春

秋六十餘矣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群鷦忽謂伴曰鷦云應有送

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竒之故雋異之聲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父位乃深惟苦空馱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備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遍歷

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
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
改梵爲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十二
門及百六十品初外國三藏衆護撰述經要
爲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爲漢
文即道地經也其先後所出經論伊凡三十九
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
凡在讀者皆疊疊而不倦焉高窮理盡性自
識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
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

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
餘年乃與同學詞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
之對卿明經精懃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
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
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
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
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伸頸受刃
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竒
異既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
身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

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
學行達邾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
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
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
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
祝曰舫有沙門伊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
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
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邾亭廟神周迴千
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
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

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汚江湖當度山西
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
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
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
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
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
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
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
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
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

少年上船長跼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
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邾亭廟神得離惡形
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
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
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
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
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
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
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
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

客頻驗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
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高旣王種西
域賓旅皆呼爲安侯至今猶爲號焉天竺國
自稱書爲天書語爲天語音訓詭蹇與漢殊
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爲群譯之
首安公以爲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
咸贊而思焉余訪尋衆錄紀載高公互有出
沒將以權迹隱顯應廢多端或由傳者紕謬
致成乖角輒備列衆異庶或可論案釋道安
經錄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帝

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
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桑垣出經竟
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揚
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
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邾亭廟神爲立寺
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脅於是而終桑垣人迺
發其所封函材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
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
庾仲雍荊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邾
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荊城東南隅宋

臨川康王宣驗記云蟒死於吳末曇宗塔寺
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惠力所立
後有沙門安世高以邾亭廟餘物治之然道
安法師既校閱群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
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三十
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
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
高所出久之沉翳會有南陽韓林潁川大業
會稽陳惠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
陳惠注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年

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沉翳又世高封
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
丘僧會然安般所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
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
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會已
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
尾之言自為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
於是後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
競無以校焉既晉初之說尚已難實而曇宗
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為謬諸過

迺懸矣

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人操行純深
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懃著稱諷誦群經
志在宣法漢靈帝時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
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若舟首楞嚴等

三經又有阿閼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
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讖所出
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
法要弘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
門竺佛朔亦漢靈之時賣道行經來適雒陽

即轉梵為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棄文存
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雒陽出般
舟三昧識為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蓮筆受
時又有優婆塞安玄安息國人志性貞白深
沉有理致博誦群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
末遊賞雒陽以功號曰騎都尉性虛靖溫恭
常以法事為己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
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玄與沙門
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
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調

本臨淮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爲難繼調又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曜康巨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經及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事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爲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奕奕流便足騰玄趣也

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
常修梵福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詩書一
覽皆文義通暢善學四韋陀論風雲星宿圖
讖運變莫不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已心腹
至年二十五入一僧房看遇見法勝毗曇聊
取覽之茫然不解慙懃重省更增惛漠乃歎
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遊刃經籍義不再
思文無重覽今覩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
鉤深別有精要於是賣卷入房請一比丘略
爲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佛教宏

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
大小乘經及諸部毗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
以魏嘉平中來至雒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
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稟歸戒正以剪落
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旣至大行
佛法時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
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
出僧祇戒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
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羅後不知所終時又
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亦以嘉平之未來至

雒陽譯出郁伽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沙門曇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雒陽譯出曇無德羯磨又有沙門帛延不知何許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後不知所終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阯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勵行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

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
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
識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識謙又
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
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
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
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孫
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
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
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

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從吳
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
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
雅又從無量壽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
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
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
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
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
形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
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

明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
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
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
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
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
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
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
齋靖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
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
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

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
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
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
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
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權自手執
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肅然
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
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
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
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

舍利於鐵砧礎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礎俱
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爲建塔以始有佛
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
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正法令苛虐廢棄淫
祠乃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
其義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
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
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
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
橫會應機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

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祀者是日玄
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雷霆破山
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萬里懸應
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是還歎會才明非臣
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
十一
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
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鳥翔而
老人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湧而嘉苗出善
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
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

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
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
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
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堂永樂舉茲以
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
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
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金像高數尺呈
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
以爲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
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爲即祈祀諸廟永

不差愈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
佛寺中求福不皓舉頭問曰佛神大耶采女
云佛爲大神皓心遂悟其語意故采女即迎
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
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問訊道

伊一

十五

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見問罪福之由會
爲敷析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
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
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
卧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就

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必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亮羸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呗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

也至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
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
慢三寶夢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
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
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誘肅然
毛豎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
神感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之于今
孫綽爲之贊曰會公蕭瑟寔惟今質心無近
累情有餘逸厲此幽夜振彼尤黠超然遠詣
卓矣高出有記云孫皓打試舍利謂非權時

余案皓將壞寺諸臣咸答康會感瑞大皇創
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
言孫權感舍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
皓也

維祇難本天竺人也世奉異道以火祀為上

伊一

十六

時有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術經遠行
逼暮欲寄難家宿難家既事異道猜忌釋子
乃處之門外露地而宿沙門夜密加呪術令
難家所事之火歟然變滅於是舉家共出稽
請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令生

難既覩沙門神力勝已即於佛法大生信樂
乃捨本所事出家爲道依此沙門以爲和尚
受學三藏妙善四含遊化諸國莫不皆奉以
吳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賈曇
鉢經梵本曇鉢者即法句經也時吳士共請
出經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爲漢
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
朴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爲五卷
沙門法巨著筆其辭味小華也立又別出小
經近百許首值永嘉末亂多不復存

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
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
高座爲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
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是以博覽六
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時晉
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
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
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
之護皆遍學貫綜詰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
遂大賣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公路

傳譯寫爲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
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爲業終身
寫譯勞不告勸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
力也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
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
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
永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
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爲之像贊云
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令穹谷枯泉漱水邈
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傾拔玄致後立

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
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
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
澠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
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匹山巨
源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
風德高遠足爲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
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務法護公
出經多叅正文句超日明經初譯頗多煩重
承遠刪正文偈今行二卷其所詳定類皆如

此承遠有子道真亦善梵學此君父子比辭
雅便無累於古又有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
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安公云護
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
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
慧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居燉煌
死而化道周洽時人咸謂燉煌菩薩也

伊一

十八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達以儒
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啓父
出家辭理切志父不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

思雋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
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乃於長安
造築精舍以講習爲業白黑宗稟幾且千人
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顥鎮關中虛心敬重
待以師友之敬每至閑晨靖夜輒談講道德
于時西府初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
遠達祖見群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隴
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鎮隴上祖
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衆望所歸欲令
反服爲己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

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
每加讒構祖行至汧縣忽語諸道人及弟子
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分布經像
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語忽忤輔意輔使
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

伊一

十九

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
喜畢對願從此已後與張輔爲善知識無令
受殺人之罪遂便鞭之五下奄然命終輔後
具聞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聲被於關
隴崤岵之右奉之若神戎晉嗟慟行路流涕

隴上羌胡率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
聞其遇害悲恨不及衆咸憤激欲復祖之讎
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水故帳
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群胡旣雪怨恥稱善
而還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字世偉南陽人
張衡之後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天水
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
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
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
嚴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

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
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乃
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
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
祖豐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
俊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
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既博涉多聞善
通梵漢之語常譯惟逮弟子本起五部僧等
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言別譯數部小經
值亂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

被博士徵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隴知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志堅貞以死爲誓遂爲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般若經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

伊一

二十

爲武都互楊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有優婆塞衛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之人陸沉寒門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爲心當其亡日清淨澡漱隱凡誦經千餘言然後引衣屍卧奄然而卒

帛尸梨蜜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爲
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
闇軌太伯旣而悟心天啓遂爲沙門蜜天姿
高朗風神超邁直爾對之便卓出於物晉永
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
王導一見而竒之以爲吾之徒也由是名顯
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
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襟致
契導嘗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尚書
令卞望之亦與蜜致善須臾望之至蜜乃斂

襟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蜜曰王公風道
期人卞今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
其精神灑屬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爲蜜作
頌久之未得有云尸梨蜜可謂卓朗於是桓
乃咨嗟絕歎以爲標題之極大將軍王處沖
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蜜疑以爲失鑒
及見蜜乃欣振奔至一面盡虔周顛爲僕射
領選臨入過造蜜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
得選此賢真令人無恨也俄而顛遇害蜜往
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陵雲次誦呪

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既而揮涕收淚
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嘗謂
蜜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耳蜜笑曰若使我
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以爲佳言蜜性
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蜜雖因傳譯
而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
悟得非常蜜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
有呪法蜜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呪又授弟
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于今晉咸康中卒春
秋八十餘諸公聞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云

少見高座稱其精神著出當年瑯琊王珉師
事於蜜乃爲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傳者以
爲先中國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胤行乎殊
俗之禮以戎狄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
世之秀時生於彼逸群之才或侔乎茲故知
天授英偉豈俟於華戎自此已來唯漢世有
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性純
至非爲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交雋以神
風領朗越過之遠矣蜜常在石子崗東行頭
陀旣卒因葬于此成帝懷其風爲樹剝冢所

後有關右沙門來遊京師乃於冢處起寺陳
郡謝混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
僧伽跋澄此云衆現屬賓人毅然有淵懿之
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衆典特善數經
閻誦阿毗曇毗婆沙貫其妙旨常浪志遊方
伊一
觀風弘化符堅建元十七年來入關中先是
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旣至長安咸
稱法匠焉符堅祕書郎趙正崇仰大法嘗聞
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
事禮供請釋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

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
提筆受爲梵文佛圖羅刹宣譯秦沙門敏智
筆受爲晉本以僞秦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
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賈婆須蜜梵本自
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
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
譯惠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
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靖離俗關中
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刹不知
何國人德業純粹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閑

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符世

曇摩難提此云法喜兜佉勒人齡年離俗聰
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三藏閣
誦增一阿含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
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遍涉諸國常謂

伊一

廿三

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
入以符氏建元中至于長安難提學業既優
道聲甚盛符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群經未
有四合堅臣武威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
容冲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法情深

忘身爲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義學
僧請難提譯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所出毗
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惠嵩
筆受自夏迄春綿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
寇逼關內人情危阻難提乃辭還西域不知
所終其時也符堅初敗群鋒互起戎妖縱暴
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
正字文業雒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
爲僞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
爲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闍然

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
符堅末年寵惑鮮卑情於治政正因歌諫曰
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
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
棗布葉垂重蔭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
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
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欲出家堅昔而未
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
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
投大道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

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氏罽賓人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毗曇心洞其纖旨常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爲入道之府也爲人雋朗有深鑒而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怠符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所出二阿含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萬言屬慕容之難戎敵紛

二

十四

擾兼譯人造次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安公棄世未及改正後東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雒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傳明漢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慨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曇及廣說衆經頃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懃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即請入廬岳以晉太元之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

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去華存實務盡義本
今之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年來遊京師
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
軍東亭侯瑯琊王珣淵懿有深信扶持正法
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既至珣即延請仍
於其舍講阿毗曇伊一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
辭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悅悟時王僧珍亦
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僧珍
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其敷
析之明易啓人心如此其年冬珣集京都義

學沙門釋慧持等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
中阿含等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
翻爲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河洛左右所出
衆經百餘萬言歷遊華梵備悉風俗從容機
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不聞焉後不知
所終

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清堅外和內
朗有通敏之鑒諷習衆經粗涉外典其蒼雅
詰訓尤所明達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
河洞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釋故義學之

譽雖闕洽聞之聲甚著符氏建元中有僧伽
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政請出諸經當
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
念譯爲晉質斷疑義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
年正月復請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
含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爲譯敷析
研覈二載乃竟二含之顯念宣譯之功也自
世高支謙已後莫踰於念在符姚二代爲譯
人之宗故關中僧衆咸共嘉焉其後續自出
菩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

始就治定意多未盡遂爾遘疾卒于長安遠
近白黑莫不歎惜矣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罽賓人少而好學年十
四爲弗若多羅所知長而氣幹高爽雅有神
慧該覽經律明悟出群陶思八禪遊心七覺

伊一

廿六

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虎兇獨
處思念動移宵日常於樹下每自剋責年將
三十尚未得果何其懈哉於是累日不寢不
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夢見博叉天王語
之曰沙門當觀方弘化曠濟爲懷何守小節

獨善而已道假衆緣復須時熟非分強求死
而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授道旣而踰歷名
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廣州住白沙
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人咸號爲大毗婆沙
時年已八十五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
張普明詔受佛法耶舍爲說佛生緣起并爲
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來入長安時姚
興僭號甚崇佛法耶舍旣至深加禮異會有
天竺沙門曇摩掘多來入關中同氣相求宛
然若舊因共出舍利弗阿毗曇以僞秦弘始

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二十
二卷僞太子姚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爲之
作序耶舍後南遊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禪法
其有昧靖之賓披榛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
庶造者皆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
一弟名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
外門閉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來入其室又
時見沙門飛來樹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
明而俯同矇俗雖道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
聖果至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

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爲譯語度本竺
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途於南康
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度初
爲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
獨執齋戒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
等唯~~邊~~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
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
唯宋故丹陽尹顏竣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張
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弘光等
諸尼習其遺風東土尼衆亦時傳其法

高僧傳卷第一

音釋

序

迭徒結切
 更互也
 懋莫候切
 盛也
 琰以冉切
 俊此緣切
 綜宋子
 推訖岳切
 揚也
 括總也
 郗丑脂切
 刪師姦切
 殉辭閏切
 推訖岳切
 也

也

日磳

日音密磳丁泥切金日磳人名

芻賓

梵語也此云賤種芻居刈

切

齧

徒聊切始

莢

直良切閹衣廉

恂

相倫切嚴謹貌

覈

下華切考實也

兕

序姊切似牛一角獸也



